

徐坤

The
Selected
Works
of
Xu Kun

徐坤

徐坤
中短篇小说选集

(汉英对照)

徐坤
著

欧阳利锋
欧阳韬驰
/ 译

The
Selected
Works
of
Xu Kun

欧阳利锋
欧阳韬驰
/ 译

徐坤
中短篇小说选集

(汉英对照)

徐坤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坤中短篇小说选集：汉英对照 / 徐坤著；欧阳利锋，欧阳韬驰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201-4289-2

I. ①徐… II. ①徐… ②欧… ③欧…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汉、英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汉、英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8252号

徐坤中短篇小说选集（汉英对照）

著 者 / 徐 坤

译 者 / 欧阳利锋 欧阳韬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袁卫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21千字

版 次 /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289-2

定 价 / 9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大约是两年前的事吧，欧阳利锋先生约我为他一本新完成的书稿《悠闲生活絮语》写序。他约稿的电邮，是通过校内的办公信箱发送的。可我已退休多年，无“公”可办，因而不常查阅办公邮箱。待我发现他的来函时，已事隔好几周，对方的一番美意，自己却不作任何回应，实在于礼有亏。于是，拿起电话，向他说明原委，并表示道歉之意。心中却暗自庆幸无意中免去一份超乎自己能力的“差事”。

如今欧阳先生又完成另一部译作《徐坤中短篇小说选集》（汉英对照），携厚厚的书稿登门约序，虽然自知能力不逮，但怎么好意思断然回绝呢？我只好言明：只能写上短短的几句，而且我的英文，勉强能阅读，不足以鉴别译笔之优劣，远远达不到欣赏译作的水平。换句话说，我这篇短序，注定无法起到导读的作用。幸而译者不以此而嫌弃，那我就说点题外话，聊以塞责吧。

按照惯例，翻译工作通常以译入（外语→母语）为主，而译出（母语→外语）只是偶一为之，国际组织的实务翻译尤其如此。这种常规的通行，我想是基于保证质量的考虑所致。国际上的偶尔译出者，以中国人居多，只因懂汉语的外国译者较少之故。至于文学翻译，译出的更不多，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其难度更大。不过，我们的前辈，也有不畏其难的优秀译出者，广外已故的梁宗岱先生便是一例。他留法期间出版的《法译陶潜诗选》，赢得了法国桂冠诗人瓦莱里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高

度赞赏，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今天欧阳先生正沿着前人的足迹，致力于将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向海外译介。虽然我没有资格判定他取得的成绩如何，但他的努力是令我由衷敬佩的。

欧阳先生执教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汉译英是他课余之暇的劳作。然而，他却一直乐此不疲。这一点，对于担任翻译课程的教师来说，十分难能可贵。翻译课（无论是口译课还是笔译课）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就我所知，在法国巴黎高级翻译学院任教的人员，鲜有不是从译坛上“摸爬滚打”过来的。对攻读博士学位的学员，巴黎高翻学院也要求有过一定时间的翻译实践经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研究深入下去。翻译的功夫也如游泳的本领一样，主要是靠练出来的。理论的指点，不能说完全不起作用，但归根结底，本事的提高，是长期操练的结果。俗话说，刀越磨越亮，人越练越强。欧阳先生授课之余，仍时刻不忘自己“磨刀”。我想，这应该是他能开好课程的保证。当然，作为一名专业教师，在带领学生操练的时候，也应该能说出一些起指导作用的“条条道道”，也就是说，仍须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但无论如何，扎实的功底才是可靠的基础。但愿欧阳先生的弟子，能有机会揣摩其导师的译作，从中吸取养分，大大提升自己的外译能力。

我分享了欧阳先生成功出版译作的喜悦，也借此机会祝愿他的成果能赢得众多的海内外读者！

黄建华

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〇一五年五一期间于广外校园

序 二

最近看到欧阳利锋教授翻译的徐坤三篇小说，其中《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一个中篇，《厨房》和《遭遇爱情》是两个短篇。我和徐坤在会议上见过面，为了一篇小说翻译成法文，还联系过几次。但是这次才真正仔细拜读她的作品。人们都说，阅读最仔细的是译者。我这次仔细阅读她的小说正是为了更好地阅读欧阳利锋的英译版。

读了中文，再品味英文，我首先产生了一个想法：欧阳利锋选择徐坤的作品翻译成英文有什么特殊意义？依我看，不管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徐坤的三篇小说都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鲜活反映，翻译这些作品，就是翻译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三篇作品里，徐坤描述的都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轰轰烈烈的改革时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走上社会的那一代人的心灵世界和社会生活。在她的笔下，从20世纪后20年开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有官员、有学者、艺术家还有商人。他们活跃在社会上，有的游刃有余，有的事业辉煌，有的日子平淡，但每一个人都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都有着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标记。对于外国受众来说，了解这一代的中国人，就是了解这个时代的中国。品味着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就如同走进一个个中国人的家庭，观察他们的生活，探究他们的思想，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更为重要的是，今天这一代人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在发挥着作用。如果外国读者能够随着徐坤的叙述，读着欧阳利锋的英文，就能感受到中国社会的脉搏，

就能懂得中国人的情感世界，甚至感受到中国的未来。

我的第二个想法就是欧阳利锋的英文是否同徐坤的中文一样，能够紧紧抓住读者，引导读者，打动读者，帮助读者看到一个个鲜活的场面，深入一个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到社会的活力。

我的结论是欧阳利锋的译文同徐坤的原文一样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得益于译者的中英文功底，特别是对人物细腻刻画的英文表述。我试图完全忘掉中文，仅仅阅读译者的英文，一个个人物生动活泼地跃然纸上，一个个场景活脱脱展现在面前。从《厨房》里每一道菜肴到小说中两个人物心潮的起落，从《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里东北地区的气候、作为故事背景的饭店、别墅到进入中年的老同学外加他们的孩子，特别是各自的心理活动，从《遭遇爱情》里两个主人翁的装束到斗心斗智，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翻译小说关键看译者使用动词和形容词的功底。让人兴奋的是，这正好是欧阳利锋把握得最好的地方。像徐坤的原作一样，他的英文从小说的第一句话就立刻把人带进作者设计的场景，使用准确的动词和到位的形容词，像是一根牢固的线，紧紧牵着读者随着故事的变化而心情起伏跌宕，急迫地期待着徐坤每次都留到最后的故事谜底。特别是形容词和副词，不在词的大，而在于小，越小越能有力地刻画人物，越能精准地描述场面。

为了便于同行们的阅读体验，在这里我不具体引用译文的成功案例。但是，我相信，如果像我一样从职业翻译角度来阅读译文，探究形似还是神似，人们都会发现欧阳利锋的扎实学问和深厚功力。

当然，翻译和出版就像一对难兄难弟，别人可以不做，但是一旦出版，总是要让人评头品足。作者和译者也经常感到这的确是两个令人遗憾的行当。比如说，故事中人物的外号是译音还是译意？如果译意，能够在英文中找到适当的表述吗？中国人在同一个小集体里，可以按照年龄排出老大、老二、老三等，并能依此给故事人物予以特殊的地位，给这种称谓特有的含义。但据我了解，英美国家没有这个传统，那里的人年龄属于个人秘密，自己不说，别人不能问。这就产生了中国文学英译的一种特殊困难：想要翻译，没有对应的英文；硬要翻译过去，达不到

传神的效果；干脆不翻译，似乎好像又少了些什么。

读着欧阳的译文，思考着中译英的难度，更加敬佩译者的勇气和道术。谨以此文向欧阳利锋教授表示衷心的祝贺。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

目 录

Contents

厨房 / 002

The Kitchen

遭遇爱情 / 042

A Rendezvous with Love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 070

The Class Reunion

后记 / 206

Afterword

致谢 / 211

Acknowledgements

目 录

Contents

厨房 / 002

The Kitchen

遭遇爱情 / 042

A Rendezvous with Love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 070

The Class Reunion

后记 / 206

Afterword

致谢 / 211

Acknowledgements

厨 房

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

瓷器在厨房里优雅闪亮，它们以各种弯曲的弧度和洁白的形状，在傍晚的昏暗中闪出细腻的密纹瓷光。墙砖和地板平展无沿，一些美妙的联想映上去之后，顷刻之间又会反射回眸子的幽深之处，湿漉漉的。细长瓶颈的红葡萄酒和黑加仑纯酿，总是不失时机地把人的嘴唇染得通红黧紫，连呼吸也不连贯了。灶上的圆火苗在灯光下扑扑闪闪，透明瓦蓝，炖肉的香气时时潜溢到下面的铁圈上，“哧啦”一声，香气醇厚飘散，升腾出一屋子的白烟儿。莴笋和水芹菜烹炒过后它们会荡漾出满眼的浅绿，紫米粥和苞谷羹又会时时飘溢出一室的黑紫和金黄……

厨房里色香味俱全的一切，无不在悄声记叙着女人一生的漫长。女人并不知道厨房为何生来就属于阴性。她并没有去想。时候到了，她便像从前她的母亲那样，自然而然走进了厨房里。

这个夏天的傍晚，在一阵骤然而至的雷阵雨的突袭过后，闷热和喧嚣全被随风吸附而走。大地逐渐静止了。城市一枚火红的斜阳正从容地

The Kitchen

To a woman, the kitchen is her point of departure; it's her refuge as well.

The pristine white chinaware, in varied arcs and shapes, sparkles gracefully in the kitchen, their delicate, dense lines visible in the fading murky twilight. The tiled walls and floors, giving an appearance of open space, arouse associations of beauty in a woman that immediately bring a tear to her eyes. At the opportune moment, the port and claret in their slender-necked bottles often make her lips crimson or even dark purple, and her breathing heavy. The round tongues of flames constantly lick at the gas stove, glowing incandescent blue in the light. The gravy of stewing meat slips over the side and down onto the iron grill and, with a sizzle of the pan, its fragrance, rich and pervasive, wafts upward permeating the room with clouds of white steam. Lettuce and celery, after cooking, reflect light green into her eyes; red rice porridge and corn custard paint the room with mauves and yellows....

The colors, aromas, and tastes of the kitchen quietly record the life of this woman. Yet she has no idea why the kitchen has always been feminine, and she never bothered to ponder it. When the right time comes, she instinctively walks into the kitchen just as her mother always did. It's the natural way.

One summer evening this year, after an unexpected thunder shower, the sweltering heat and the clamor of the city were all swept away by gusts of wind.

在立交桥上燃烧，一层层散漫的红光怡然飘落而下，照耀着一个在厨房里忙碌的叫作枝子的女人。女人优美的身体的轮廓被夕阳镶上了一层金边，从远处望去，很是有些耀眼。女人利手利脚无比快活地忙碌，还不断在切洗烹炸的间隙，抬头向西窗外瞟上一眼。夕阳就仿佛跟她有某种默契，含情脉脉地越过一棵临窗的茂盛玉兰树枝头对她俯首回望。

枝子的目光，也便跟着燃烧在一片红辉之中，润润的，柔柔的。

厨房并不是她自己家里的厨房，而是另一个男人的厨房。女人枝子正处心积虑地在用她的厨房语言向这个男人表示她的真爱。

一条桂鱼浑身被横横竖竖切了无数刀后，周身码放好了蒜片、葱丝和姜条，然后放进锅屉上热气腾腾地蒸着。卷心菜和河藕也油亮亮地沾着水珠儿洗好，与沙拉酱一起错落有致码放在盘子里边等待搅拌。水汽正顺着不锈钢盖子的缝隙慢慢地一点点往上溢起来。枝子停下手，幽幽地喘了一口气，转头偷眼向客厅里望了一眼。透过宽大明亮的钢化玻璃厨门，她看见男人松泽正懒散地蜷坐在沙发上，一张报纸遮住了大半个脸。男人的身子、手脚都长长大大的，T恤的短袖裸露出他筋肉结实的小臂，套在牛仔裤里的两条长腿疏懒地横斜，大腿弯的部分绷得很紧，衬出大腿内侧十分饱满，很有力度——枝子的脸突然莫名其妙地红了，浑身迸过一阵难以自抑的幸福。她赶紧收回自己潮润润的目光，慌慌转回身去放眼观望窗外斜阳。

夕阳巨大的圆轮现在只剩下半个，它正在被树梢和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奋力衔住，一口一口激情地往下吞吻。枝子的脸庞转瞬间又被烧红，周身辉映起一阵盲目的幸福。

我爱这个男人。我爱。枝子在心里这样迷乱地对自己说。在这样说着的时候她的心里充满了羞涩。

The world quieted down. A fiery setting sun unhurriedly burned above the flyover, shafts of red light randomly shimmering over this woman called Zhi Zi. She was bustling about the kitchen, her trim figure, silhouetted against the golden sunset, simply dazzling the eye when viewed from afar. In a cheerful mood, she deftly bustled about and, at intervals between chopping, washing, and cooking, repeatedly lifted her gaze to look out the window facing west. The setting sun, which seemed to share a tacit understanding with her, affectionately glanced back through the foliage of the magnolia tree standing by the window.

And so Zhi Zi's gaze melted in a blaze of radiance, moist and tender.

The kitchen was not hers, but that of a man. She was trying in a hundred and one ways to show her love for the man in her kitchen language.

A mandarin fish, scored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was garnished with shredded garlic, onion, and ginger, then placed in a steamer over a roaring fire. Cabbage and lotus root, glossy and beaded from being rinsed with water, waited in graceful disorder to be tossed with salad dressing. Steam was spilling over through the gap between the stainless steel pot and its lid. Zhi Zi stayed her hands and, after taking a breath, turned around to look furtively toward the living room. Through the wide, bright reinforced glass door she caught sight of Song Ze languidly curled up on a couch, a newspaper hiding most of his face. The man was of strong build and had long, large limbs, brawny forearms emerging from the short sleeves of his T-shirt, and shapely legs stretched out casually in blue jeans pulled tight at the hollows of his knees, displaying the fullness and strength of his thighs. For no reason at all, she blushed, feeling overcome with an inexplicable rush of happiness. Immediately she turned away, her eyes already moist with tears, and hurriedly turned back to the window and to the sun setting outside.

The huge orb of the setting sun, now only halfway visible in the powerful arms of trees and skyscrapers, was melting away from their passionate kisses. Instantly she flushed again, brimming with pangs of blind ecstasy.

"I adore this man. I love him." She muttered deliriously, yet at the same time felt ashamed to say so.

枝子是被称作“女强人”的那种已然不惑的女人。爱情到了她这个年纪并不容易那么轻易来临。经过了岁月风尘的磨洗，枝子早年的一颗多愁善感的心，早就像茧子那样硬厚，那样对一切漠然、无动于衷了。多少年过去，一番刻苦的拼搏摔打，早年柔弱、驯顺、缺乏主见、动辄就泪水长流的枝子，如今已经百炼成钢，成为商界里远近闻名的一名新秀。

她这棵奇葩，将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向上茂盛地茁茁固定之后，却偏偏不愿在那块烂泥塘里长了，一心一意想要躲回温室里，想要回被她当初毅然决然抛弃割舍在身后的家。

不知为什么，就是想回到厨房，回到家。事业成功后的女人，在一个个孤夜难眠的时刻，真是不由自主地常要想家，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厨房，厨房里一团橘黄色的温暖灯光。

家中的厨房，绝不会像她如今在外面的酒桌应酬那样累，那样虚伪，那样食不甘味。家里的饭桌上没有算计，没有强颜欢笑，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或明或暗、防不掉也躲不开的性骚扰和准性骚扰，更没有讨厌的卡拉OK在耳朵边上聒噪，将人的胃口和视听都野蛮地割据强奸。家里的厨房，宁静而温馨。每到黄昏时分，厨房里就会有很大很大的钢精锅咕嘟咕嘟冒出热气，然后是贴心贴肉的一家人聚拢在一起埋头大块朵颐。

能够与亲人围坐吃上一口家里的饭，多么地好！那才是彻底的放松和休息。可她年轻气盛的时候哪儿懂这些？离异而走的日子，她却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她受够了！实在是受够了！她受够了简单乏味的婚姻生活。她受够了家里毫无新意的厨房。她受够了厨房里的一切摆设。那些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全都让她咬牙切齿地憎恨。正是厨房里这些日复一日的无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让她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身手不得施展。她走。她得走。说什么她也得走。她绝不甘心做一辈子的灶下婢。无论如何她得冲出家门，她得向那冥想当中的新生活奔跑。

Zhi Zi was a confident iron lady now forty years old. At her age, Cupid does not descend so easily. With the ravages of time, her sentimental and impressionable heart had become as hard as thick callus, almost indifferent or apathetic to all men around her. After years of struggles and knocks, the once fragile, docile girl who did not know her own mind and easily shed tears, had gradually become tempered steel, a celebrity in the business world.

Like a rare, exotic flower, this woman, who had become so successful in society, simply refused to stay in the muddy pond of commerce. Instead, she was bent on getting back to her greenhouse – the home that she had wilfully and resolutely left behind.

For reasons unknown, she craved a return to the kitchen, to a home of her own. On lonely, sleepless nights, the woman, now a success story, felt nostalgic in spite of herself, longing for the kitchen she had left long before and the ball of light glowing orange and warm.

In the kitchen, she never feels as stressed as at a banquet, where everyone seems to wear a false mask and eat without appetite. When she dines at home, there are no calculations, no forced smiles, no intrigue, and no sexual harassment either flagrant or stealthy, to say nothing of karaoke blaring in her ears, numbing her senses, and killing her appetite. At home, the kitchen is warm and cozy. Toward evening, a huge stainless pot bubbles, exuding clouds of steam smacking of warmth and intimacy, bringing families together to dine with enjoyment.

What bliss to eat with her folks at home! That is pure and simple relaxation. However, in her callow, impetuous youth, how could she have known this? When she broke off her first marriage and walked out, she had only one thought, “Enough! I’ve just had enough. I can hardly put up with this simple, boring married life! I loathe the commonplace kitchen and all the utensils in it.” At the sight of the pots and plates, the salt and sauce, she would curse through her clenched teeth. It was the repetitious drudgery and trivialities that had dulled her wisdom, worn away her intelligence, and made it impossible for her, a brilliant graduate from a prestigious university, to reach her potential. Go! She had to go.

果真她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

现在她却偏偏又回来了。回来得又是这么主动，这样心甘情愿，这样急躁冒进，毫无顾虑，挺身便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里。

真正叫人匪夷所思。

假如不是当初的出走，那么她还会有今天的想要回来吗？

她并没有想。

此时她只是很想回到厨房。回到一个与人共享的厨房。她是曾经有过婚姻生活，曾经爱和被爱过的人，比较明了单身和已婚的截然不同。一个人的家不能算家，一个人的厨房也不能叫作厨房。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共同拥有一个厨房，这就是她目前的心愿。她愿意一天无数次地悠闲地呆在自家的厨房里头，摸摸这，碰碰那，无所事事，随意将厨房里的小摆设碰得叮当乱响。她还愿意将做一顿饭的时间无限地延长，每天要去菜市场挑选最时鲜的蔬菜，回来再将它们的每一片叶子和茎杆儿都认真地洗择。做每一顿饭之前她都要参照书上的说法，不厌其烦地考虑如何将饭菜营养搭配。慢慢料理这些的时候，她的心情定会像水一样沉稳，绝对不会再以为这是在空耗生命和时间。纤纤素手被洗菜水浸泡得指尖红肿、关节粗大，她也不会再牢骚埋怨。她希望她的心情就那样像水一样，温吞，空泛，温吞、空泛地在厨房里消磨时光，什么外面争斗的事情都不去想。她愿意看见有一两个食客，当然是丈夫和孩子吃着她亲手烧的好菜，连好吃都顾不上说，直顾低头吃得满嘴流油，脑满肠肥。